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税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耆户長雇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税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都省請也 封吳才人毋孺人張氏為咸寧郡夫人弟世景蓋並補承信郎

壬申徽猷閣待制權川陜宣撫副使邵溥按屬郡守趙承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鋭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　武功大夫薛紘落致仕充川陜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吳玠請也　詔知昌州文正倫知懐安軍呂協中知中江縣鮮于戢知郪縣程果知小溪縣高岑各進一官以潼川諸司按令審擇所部守令功

狀以聞故有是命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乞許便宜從事詔遇邊機調發軍馬不可俟報者權許便宜行訖以聞俟過防秋如舊

癸酉右奉議郎淮西宣撫司幹辦公事韓元傑知濠州用劉光世奏也濠州自建炎以來就命降寇為郡及是始用文臣

甲戌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家藏書籍萬有一千五百卷詔補其家將仕郎一資行仁辭乞為父愷陞通直郎

仍舊致仕從之　尚書省言封州引試舉人差右廸功郎陳煥充考試官不應格詔本路漕臣特降二官　詔進士唱名依故事令館職殿上侍立用秘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陵卒於廣州

乙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洋初見三年三月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黄中對策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宫北狩闕然温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

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念及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耶今天下之弊可謂極矣臣不能以徧舉要之非蹈常襲故者所能救也臣愚以為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磨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為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

有可觀祖宗之烈爲可復父兄之恥爲可雪也陛下欲實惠及民當先爲省財之術宜約祖宗兵數立爲定制自今募兵皆以年二十以上至年五十而罷遣之痛削任子之法縱未能如祖宗之數要亦不可過三歳取士之制此省財之一端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已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行帝王之道耶抑將爲覇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爲言則帝王之道陛下固知之矣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

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劃人才之進退皆當今之大事而不可不為者乃紛紛不定則陛下所以為自治之計從可知矣臣恐敵國之有以窺陛下也彼劉豫之為逆臣神人共憤固不當與之較彼此之勢然使彼一旦遽能遷善而改過發政而施仁有以深服於人心則陛下之勢豈不危哉願陛下以混一區宇為心使施設措置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

不及純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内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僭偽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今日之事陛下將責之宰相與利而除害耶苟非陛下信之篤而用之專如齊小白之於管仲則宰相之賢者方且畏懼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將因循以敗事矣將責之臺諫使之進賢而退姦耶苟非陛下諫則必行言則必聽如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則臺諫之賢者方且量力而就規而其不賢者又將觀

望而言事矣又将責之山林特起之士使之獻可而替否耶茍非陛下盡禮以致之克巳以從之若蜀先主之於諸葛亮則山林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退而其不賢者又将諂諛以求進矣詳定官中書舎人胡寅等定中為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冑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朱勝非閑居録云趙鼎作相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但用

程顒書多者為上科是歲狀元汪洋按黃中策乃不用顒書與勝非所云不合時新復詩賦上欲重其選策試日謂大臣曰詩賦取士累年未聞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日可將省試詩賦高等人特與陞甲以勸多士遂詔省試魁賦鄭厚循二資與陞擢差遣中潛善族孫厚莆田人也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詔五路人依祖宗故事與陞等而取應宗子不尤等四人武舉正奏名進士張深等五人亦次第補官自是以為例熊克小歷云鄭厚特依第三名

今從厚所上辭免劄子按日歷厚紹興八年十月以左從事郎上殿十年正月戊午以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衘替克實甚誤

丁丑中書舍人朱震言竊見將作監丞郭千里畜養娼婦侵奪民田嘗經按治雖得遠闕終非所宜望賜寢罷從之以後省而按吏頃所未有故著之

庚辰右朝奉郎江漢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漢不審量又得祠當考

辛巳中書舍人朱震徽猷閣待制兼史館脩撰范冲以

資善堂職事同班入對　左朝奉郎通判平江府梁弁為監察御史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人馬亦未必如此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敵人奄至淮甸賴陛下英斷決策向前遂使敵計盡廢然亦恃此事力可以扞敵故也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

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黄州制置使岳飛檢校少保賞功也　左朝散郎前權樞密院計議官湖南路幹辦公事馮檝言遂寧諸縣自康定年立法以稅雜錢一千一百一十文折一疋紬令潼川路隨軍漕司行下新科約乃以六百文折一疋絹又不許納正色每疋估錢七千五百文乞改正詔宣撫司覺察　詔川陜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以范沖再有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張灝

卒於開州

癸未太常寺少卿陳桷直龍圖閣知泉州尚書刑部員外郎范直方直秘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時海寇未平故命桷出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弅試太常少卿監察御史錢葉為都官員外郎

甲申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自福州入見命坐賜茶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脩神宗實録五

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删出以黄及進呈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内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鼎搢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坐賜鼎以下銀合茶藥又延鼎冲陞殿命坐賜茶後三日制鼎進二官為左光禄大夫冲及直史館任申先著作佐郎張九成李公懋校勘李彌正喻樗前史官常同王居正劉大中熊彦詩環中並進一官校勘合理王蘋鄧名世攺京秩鼎四辭不拜冲等亦以未終篇為言詔將來節次

進書了畢吏不推恩沖等乃受命九成言在館未及一月最無功乃命俟終篇進秩於是提舉諸司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入内内侍省都知兼内侍省都知梁邦彦以勞遷景福殿使而承受入内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張令亦進一官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降迪功郎吿身於浙西諸州博糴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為官户仍理選限日曆無此今以明年三月二十九日吏部申明狀附入　詔臨安府在城寄付兑便錢會子毋得出門仍依在京小平錢法

立定刑名用守臣梁汝嘉請也都人不以為便翌日遽罷之

丁亥都督行府言契勘屯駐軍馬比去歲其數過倍費用浩瀚皆自行在措置應副比嘗置司講究近畫旨並罷即裏外軍國之費除茶鹽課入外止仰上供錢物資助不容少有違欠而當職官往往循習積弊罕肯留心居常則緩催理以沽名譽急闕則太騷擾以資吏姦理合嚴行戒飭詔户部開坐州軍應干上供錢物糧斛紬

絹絲綿等合起發赴行在名色數目鏤板遍下監司州郡通知當職官各仰身體今來訓誡之意當思國步艱虞屯兵衆廣用度增多恪守條令悉心措置專意收簇如期起發資助軍國大計監司常切點檢催督户部每限類聚每路每州有無拖欠開具以聞如尚敢違慢或循情縱弛即依條劾罪當議重加懲責以為官吏不恤國事之誡監司户部失覺察御史臺得以彈奏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臣比聞朝廷用任伯雨章疏追治章

惇蔡卞以誣謗宣仁之罪謫授散秩子孫補外臣係是章惇家姻戚即欲具奏乞解職任緣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面賜宣諭此事仍奉聖訓有排浮議而用臣之語臣亦自以去惇之亡已數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無所礙故不敢引此以請伏思數日臣既待罪言責以陛下聽納之深每有論奏不敢觀望顧避上負知遇竊慮臣今後論事之際不無間嫌反復熟計義當引去伏望聖慈許臣解罷前件職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宮觀

一次不許然祖信不自安未幾卒去　常州言民潘念八剔肝愈父病詔依格倍給米帛仍常存恤之

戊子史館奏乞將宗澤行實與汪伯彥等所編元帥府事迹參照具錄進呈斷自聖意付之史官上曰朕昨以使事至河北逮今十年當時事歷歷可記也趙鼎等曰臣聞澤嘗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然王雲之死乃邪人疑其為姦細而殺之澤不為無過昂曰使澤一言以留陛下此天意也至於澤不能救雲之

死豈得無過然事有重輕　左從事郎蔡安強特改左
宣教郎安強比陽人以薦對改官遂命為諸王宫大小
學教授
巳丑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余應求為江南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應求坐李綱累久廢至是稍録之　勅賜進
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洋年十八上以其與王拱
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
詔正字高閌校正上将親書以賜閌言儒行詞說夸大

類戰國縱横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使
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上從之　左迪功郎雅
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左宣教郎簽書昌州軍事判
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惇德六策一曰正國體大
畧謂天下治亂如人身之安危人禀陰陽以生陽為正
氣陰為邪氣以一身而論天下則近忠良布直道遵古
法施善教省費用守謙恭皆正氣也近淫僻信讒言任
獨見施虐政貪財貨崇奢侈皆邪氣也崇觀之失在邪

勝正也反崇觀之失監於祖宗成憲則國體強二曰正身大略謂人主一身神明之宅也仁義禮樂之器也政教法度之本也邪正賢愚之鑑也朝廷百官之儀也四方萬國之表也若夫飾偽矯誣以幸人之不知是不能安其宅暴虐殘賊以傷一氣之和是不能守其器劾僻亂常以傾先王之治是不能立其本喜讒悦佞以塞忠直之路是不能明其鑑私嬖權倖以掩白日之光是不能肅其儀逸豫敗度以毀威儀之則是不能端其表三

代漢唐之亡未有不由是三曰求賢大略謂人君未嘗不欲治賢者未嘗不欲仕振古以來致治之君成功之賢如此其少何哉當秦隋之季非無賢也在上者恃侈靡之驕恣淫慾之私縱悅佞之僻以害正直而驅之使避地也漢唐之興非多賢也在上者恭而不驕公而不私正而不僻屈已尊道而賢者樂為之用也有天下者其可不鑒四曰奉天大略謂君之奉天猶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也揆之天理豈使一人壞法亂紀縱其私欲棄

民而弗保乎君棄其民天亦棄之君殘其民天亦殘之今國家多艱寇盜尚熾天未悔禍陛下誠能盡誠以事天顧俊尊賢以興愛民保民之政則佑德助順將無所不致矣五曰愛民大畧謂天下之得失在於愛民與不愛民昔漢之興困於平城危於吕氏顛蹙於七國篡奪於王莽而漢終不亡者蓋當是時人心思漢甚如饑渴則民未厭漢故也必俟黨錮成訟君子盡誅小人盈廷民大失望而後亡唐之興危於武后殆於韋庶人奔走

於安史幾亡於奉天而唐終不亡葢於是時朱滔謀叛
無樂從者則民心未厭唐故也必俟白馬禍興君子盡
戮小人湍朝民大失望而後亡臣未見不愛民而能興
國家保社稷傳之無窮者也六曰服四裔大畧謂天地
之法嘗嚴於中國而畧於四裔嚴於中國故尚教化而
以道德為強畧於四裔故尚功利而以兵甲為強中國
之君有能嚴甲兵之備而不失之虛持威福之柄而不
失之弱聰明作哲而不失之蔽嚴恭寅畏而不失之驕

政教詳明而不失之亂天將誘之福之迪之啟之助之彼人之強者孰能勝天哉惇德依政人時年且七十矣既受命又為表以謝大畧謂天恩榮被而不蒙朝廷推愛民之心行愛民之政是有益於臣無補於國大非臣之素願後二歲卒於家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帙賜趙鼎翌日鼎奏謝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勑之言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辛卯端明殿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復資政殿學士　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發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自渡江後諸將為統制軍馬者必以資序帶六等兵官沂中以扈衛之勞特陞等也

壬辰詔元符上書邪説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已未任子者並與一子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

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太上皇帝皆此類也唐太宗時馬周上書言貞觀初米斗直一縑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也今一縑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也其言可謂切至矣太宗亦優容之復加擢用如桑中等子孫與一文學不為過當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

臣靡不盡言顧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處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為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中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解潛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所部將佐軍兵義兵敢勇効用並隷本司使換資序請給如舊仍速赴行在供職潛部曲僅三千餘人老弱減汰者三之一焉　故遼宣徽北院使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劉彥昇特贈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武翼大夫迥援例有請也

甲午詔自今用恩例陳乞嶽廟人並令吏部勘當有無違礙申省初趙鼎欲優西北故家子孫之落南者不俟年及乘以祠祿處之遂換階官理資任終身不復銓試

論者數以為言至是始條約焉　太常謚故相劉摯曰
正肅既而其家言正字犯摯父名乃更為忠肅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
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
攜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
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惟陛下
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
開言路以防壅蔽豈罪言者朕意自欲賞之沈與求曰

陛下容納忠言如此使臣下忘忌諱思有以仰裨聖德何患不聞盡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心此言良是朕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誠不及也昂曰陛下以仁宗皇帝為法此乃中興之基本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自然合若符節　太府寺丞徐度

樞密院編修官李諠左迪功郎孫雄飛並守秘書省正字　故寶文閣直學士王古盡還合得恩澤古元符戶部尚書黨籍侍制以上第二十九人温州安置

丙申鄉貢進士翁續以軍功補下州文學續崇安人也

丁酉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上曰今中外大小之臣罕肯任責若人人體國以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節省積少成多唯贍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意於常賦惰慢尸素者戶部

宜糾劾之當議竄責十一月丙戌所書章疏恐可附此

戊戌徽猷閣待制趙子湞復徽猷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子湞宣政間依梁師成以進趙鼎引用之此據朱勝非閒居錄

附入詳具七月壬辰免審量濫賞注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名雷州寇準廟曰旌忠

自靖康之末兩河之民不從金者皆於太行山保聚太原義士張横者有衆二千來往嵐憲之間是秋敗金人

於憲州擒其守將又有梁青者懷衛間人聚衆數千人破神山縣平陽府判官鄭奭以大軍討之不敢進居數日都統烏瑪喇引騎五百與奭會深誚之乃併其兵與青戰兵敗為青所殺此據張滙節要修入滙稱橫有衆十八人青有衆近四十人二人共與兵千人對敵六千人之衆而能克小歷乃稱橫有衆二千青有衆四千未知克誤或傳寫者誤以十為千也

金主以右副元帥魯王昌為左元帥左監軍瀋王宗弼為右元帥右監軍薩里罕為左監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烏瑪喇原書作五馬誤改見卷三十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四　九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落

謄録監生臣黄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冬十月庚子朔賜宰相趙鼎銀帛五百匹兩對衣金帶一孚六品服鼎力辭進書轉官故用元豐舊制而有是賜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試宗正少卿　詔戶部鏤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寛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寘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諫議

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為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患在州縣不能推廣德意而加實惠於民故有是旨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金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六月又云時詔禁屠以禱雨霈言自來止禁猪羊而不及鵞鴨請併禁之皆小誤此事非霈建請蓋霈六月間亦未為諫議也

左朝奉大夫陳堯臣罷宮觀追奪所敘一官堯臣以表謝上有云孟軻豈畏於臧倉武叔何傷於夫子殿中侍御史王縉劾其不恭故黜

辛丑詔四川沿邊州縣城寨官及一時應副軍期並委宣撫司選差其堂除併本路窠闕皆從舊制用都督行府請也

壬寅秘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轉對上諭曰朕妙選天下士而省殿榜首皆卿門人九成頓首謝九成言我宋得天下以來其相傳家法臣輙斷之以一言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獄陛下臨御以來每以省刑為急州縣小吏亦知仰體聖意每於其情可憫其法可疑未

嘗不數奏以廣陛下好生之徳而案牘既多𮉚寺理官倦於披閱必求小故中以深文夫意難欺人命至重陛下有恤刑之意而理官無致主之忠原其用心出於不逮臣愚欲計理官若干人立為定數凡天下獄案來上序其先後輪次看詳凡活幾人並减磨勘庶幾力有所分心當專一足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事下刑部後不行

九成所奏以是月甲辰送部

左修職郎監懐安軍清酒務何伯熊為左承事郎充勑令所删定官左宣教郎潼川府路

兵馬都鈐轄司幹辦公事李彌直為太常博士二人皆蜀人彌直宣和間官太學坐主張元祐學術送吏部至是並召對而命之　尚書右僕射張浚引疾乞奉祠其言有曰臣寖叨委使獨荷簡知不懲妄作之愆數至煩言之及詔不許仍趣赴闕浚引疾必有故當考　是日上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等奏謝上曰朕觀鴻鴈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內修外攘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

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武節大夫楊子儀為環慶路兵馬鈐轄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子儀父可昇守慶陽為金所殺故録之　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在其後開言三郡蕃部自來不係產馬地分兼威茂山路險惡仍隔繩橋即無馬路且去成都最近所以道路更不開廣令人馬通行兼威州後蕃有路接連熈河蕃部切恐茶貨轉至後蕃蹦開生路引

惹邊事溥因言探報慕容洧常有窺伺疊宕州侵犯川蜀之意雖未悉虛實不可不過為隄備議遂寢（游以明年二月丙寅奏至）

甲辰右朝奉郎新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范正國罷正國初自廣西漕召歸既對賜三品服以為江東轉運判官（四月庚戌）正國憚其難乞守郡後旬日改嚴州未行復有是命（九月乙丑）中書舍人胡寅言陛下加惠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

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鮮廉寡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疎族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繈褓者而親兄之子年已長大貧窶不能自存反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夫陛下以義行

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傚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户彰勲賢之遺烈也疏奏詔正國與宮觀　是日經筵開講故事秋講以中秋前開及冬至罷至是以親試舉人故却日焉

乙巳監察御史周葵守殿中侍御史　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十萬緡八年六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丙午復高郵縣為軍以知縣兼軍事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緡請嚴義倉之法應州縣納到米數並别厫樁管不得擅有支動其有支移折變及就便輸納去處並通計一縣合收之數截留下户苗米於本縣送納上户折變數多願就納本色者聽從使庶幾有以備水旱之變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令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飢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為憂

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乃以縉所奏付户部後不行

己酉罷宫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剏祠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已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　都督行府言五馬山車胶寨忠義首領沙真遣其徒趙元來白事乃補進義副尉令復往撫諭書此以見五馬山寨猶在沙真其姓名又與趙甡之所記中山殺陳亨伯之人

同
當
考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曰蒙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効愚計趙鼎沈與求曰湖湘既平則川陜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之圖詔浚母慶國太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凡直徽猷閣滉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

兩親屬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上親書周易否泰卦
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
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
趨向不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
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
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
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
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

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

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止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後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言者謂州縣之間任職最劇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理宜慎擇而委任之然銓部注擬之法悉限以資格雖貪懦鄙朴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今之大邑戶

口之衆財賦之廣其實一郡也任非其人而望賦役清平閭里安帖豈不難哉欲望朝廷行下逐路監司守帥條具逐路邑之最劇繁而户口至多者三五處朝廷遴選清平明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往為之稍優其祿廩而略其細故任滿日别考其治狀而褒擢之以為能吏之勸實恤民利國之要術也詔吏部措置

辛亥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㒟入對士㒟至平江省墓過國門故也

癸丑保義郎朱聰充都督府水軍統領初聰率其徒數百人掠濱海州縣詔以承信郎招之聰不滿意知泉州連南夫恐其逸去以便宜補聰武節郎聰喜乞以所部海舟三十屯鎮江故有是命

甲寅手詔撫諭江淮諸大帥　尚書右司員外郎何慤與太常少卿董弅兩易以慤引張浚親嫌故也　右廸功郎陳淵充樞密院編修官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户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學有

文通達世務自璀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困於饑寒
負材未試善類嗟惜少加任使必有可觀故有是命
左朝散郎何鑄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鑄餘杭人也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文廣以與平湖寇之勞遷武略
大夫
乙卯端明殿學士荊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
席益為資政殿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先是川陜宣撫副使吳玠與都轉

運使趙開不㦯玠疊以饋餉不給訴於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詔以益前執政序位在宣撫副使之上逐州兵馬並隸大使司如邊防緊切大事即令宣撫司處置其調發隸都督府逐州兵馬隸大使司十一月丁亥降旨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

綱辭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巳任勿閒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綱請過闕入覲上許之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李綱拜相再閱月御史張浚黃潛善所引力攻綱至貶海南浚出使陜蜀富平之役追還謫居福州而綱自南還回亦寓是州焉先是綱百計求復用富於財交結中外不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財可以傾心結納浚亦自云深悔前日之言相與歡甚紹興四年冬金齊合兵犯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者嘗失身於偽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為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召命下綱賸行百餘奩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疏托之浚至行在即日進綱疏且降詔奬諭明年敵退鼎左相浚右相並兼都督即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覲又曰李綱靖康初以右丞充御營使謀劫敵砦失利罷政

遂興伏闕之變京城大亂淵聖大懼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堅卧不出衆益亂淵聖益懼於是賜予無度晝夜絡繹擁集門巷行路不通有人約計物價不啻百餘萬緡三月太上皇歸自江浙以綱為迎奉使上皇畏之羣閹尤畏之日加重賜隨行珍奇既盡至解御服犀帶賜之宸翰襃嘉其實懇告閹者扼腕至於拜綱宣撫使往援太原賜予金二萬兩他物稱此由是綱之私藏過於國帑多矣乃厚自奉養侍妾歌童衣服飲食几資身之具極於美麗每饗賓客殽饌必至百品每出道路廚傳常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相浚自福被召艤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銀裝飾樣製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按浚綱初不相咸其後相好當以國事而勝非直勢利之交詆之恐非其實上賜綱親筆在十二月癸丑綱乞赴行在奏事在明年正月丁亥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為

判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顧浩末之鎮上賜
親筆趣行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
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
直顯謨閣知信州直秘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范
直方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西
外宗正事趙子湞為江南西路都轉運使顯謨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為兩浙路都轉運使始用張致
遠之言也直龍圖閣新知江州向子諲為江南東路轉

運使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知鎮江府
丙辰尚書禮部員外郎許搏知撫州從所請也
丁巳秘書省正字喻樗面對言今歲省試所得二百人
其間嘗業於太學者殆百二十人今學校漸廢非長育
人材為久遠之計欲望姑即府學增養之員嚴補試之
法擇學行有文之士一二人以為教官其餘諸路亦遴
其選令帥守擇士之穎異者具以名聞陛下訪之近臣
隨材褒賞庶幾海內嚮風人材輩出事下禮部未及行

詔商販米斛往旱傷州縣者所過免收力勝稅時江東漕司以為請故右諫議大夫趙霈奏除之　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秘閣予一子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為選人正平餘官第五十五人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官一子中書舍人朱震以監視之勞進秩太史局官吏推恩有差

詔川陜類省試合格第一名依殿試第三名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官試

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左從事郎

饒廷直特改左宣義郎通判泰州廷直為袁州司法參

軍以宣諭官薦對而有是命延安府進士雷槩特補下

州文學

已未進士晁戬特補下州文學以嘗有掩殺石陂盜之

勞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秘閣官其家一人儔育孫也

名在黨籍用其家請而賜之儔餘官第三十九人　直秘閣添差

通判平江府史願進職一等願燕人嘗著金人亡遼録行於世已見紹興元年四月庚辰

史願爲江東宣撫使張俊辟客上召對而有是命

吏部侍郎劉大中乞以修書一官回贈其祖瑾詔贈瑾右承務郎

辛酉中衛大夫成州觀察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光烈復爲帶御器械前此已除劉光遠代光烈而劉光烈放告謝未知何日再除也光遠此月丁卯差知蘄州日歷但於此日書帶御器械

右奉直大夫川陜宣撫司幹辦公事安邡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邡惇子惇新

明人崇寧同知樞密院事王似所薦也宣撫司以便宜拔授至是命之日歷十二月二十二日辛酉安邠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而本司題名邠以今年八月五日到任則是宣撫司所差也按此時宣司久已罷便宜之命而尚除監司蓋蜀中去朝廷遠命令多不奉行耳邵博撰邠墓誌云通判成都府府尹為宣撫副使薦充幹辦公事遷成都路轉運判官亦不云何年所除今併附此更俟考詳

吏部侍郎燕詳定一司勑令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給並依嘉祐祿令宰臣所請則例修立從之先是政和祿格比嘉祐所給增多故本所以為請

壬戌上諭輔臣曰比類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詔諭四

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庶幾人人感奮遂降手詔諭天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卒

甲子祕閣修撰都督府諮議軍事鄧執中為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引兵擊殪之所脫無幾上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

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椀仍以通為果州團練使權領果州團練使餘將士推恩有差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知邵州楊珪母太宜人郭氏特贈感義郡夫人以中書言郭氏在偽齊獨令珪還朝歸正郭氏拘留死於偽地故也

丁卯右宣教郎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蘇符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郎　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

官人監嶽廟理資任若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乃所以壞人材非所以成之也欲乞應初出官監嶽廟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釐務書考纔許薦舉釐務實給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纔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叅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嶽廟所貴人知自勉異日可備選用詔除用恩例除乞外更不許差餘依

見行條法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知蘄州兼淮南西路兵馬鈐轄仍免迴避劉光世

戊辰直寳文閣新知衢州曾紆卒

己巳詔前宰執所舉京官狀不理為職司時言者論宣諭所薦即得遷官替罷召對聞被陞擢而執政所薦止可充一人之數亦倒置之甚矣至於任嶽廟之人朝廷初以員多缺少姑使之就禄令也有求前執政舉狀五章而改官者亦可謂濫矣令相度欲以前執政所舉改

官人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員無則闕之被薦者中書籍記姓名以備選擢庶幾上以重大臣之薦下以革濫進之弊都省勘會所乞難行但罷前宰執理當職司而已 詔兩浙轉運司計本路歲當給職租實數權行収糴一次每石給省錢五千以上供錢償其直時兵食增廣故户部奏行之

是月祫享太廟祖宗並為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前楹廹狹故也 右朝奉大夫新知普州喻

汝礪上言言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為隱蔽右無襄鄧以為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齋深入和尚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清泥嶺薄仙人關前眺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惴惴之蜀豈不甚病也哉鐵山屬興州河池屬鳳州正當川陝兩界尚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纔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興之

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峽隘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量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鄧艾由陰平路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往年敵自興元攻米倉山欲入巴州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此開元時涪州進茘支路其山後距子午道甚近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

可以擣敵之虛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擣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迺傳聞李横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挿手復關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間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荆渚荆湖道路便復隔絶江吳巴蜀離而為二庸蜀之人雖係心於朝廷其何能以自達此其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

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不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衆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偽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歲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齊以深入而使吾有犇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兵依嶮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髙頻平陳之策

也是其可憂三也爰自總領司行鹽酒之策失羌夷之和於是敘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逋若使金人搏其胸諸羌犄其背四川老孺何所遺死耶況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倘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隙啗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漢中之地嶮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髙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

為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戍荒圮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為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衆之心士伍之暫習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為之相險要塞谿隧環壘塹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别也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鋭力攻前軍毀敗事勢差跌别無後繼不知

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患不遠敵来則憂敵退則以為四川恢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縻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甞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来矣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側聞陛下昨者却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竊壯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空李成并吞之謀專楊么舟楫之利亟於此時治兵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

江陵一軍拒襄鄧劭耕勸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騑濟江以為雍容駐蹕之地於此可以捄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荊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為敵有則巴蜀其能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已在江陵王𤫩已在長沙又何以别遣重臣臣愚以為解潛兵力衰單王𤫩孤軍遠客兵力衰单則勢寡怯而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頋明詔

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扼襟要繕治城壘訓耕峙糧楊么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斃矣汝礪此書據文集及文譜皆云今年所上但書中所言李成楊么二事以史考之么今年六月方破則汝礪在蜀十月間容有未知而岳飛去年五月收復襄陽距此時已五百餘日乃復不知何也若以為去年十月所上則未應繫普州銜且附此俟考

僞齊劉豫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計貫百而收其筭僞知青州李儔罵右丞相張昂口可溺豫批理合誅戮尚念儔昨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與寬貸追五官與虢州盧

氏添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横行遥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塡之仍合用制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勲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為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宣撫使便宜給

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　詔諸路州縣出賣户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請焉賣户帖事以日歷考之全不見其始但於本年十二月六日甲辰載立定價錢指揮按十二月二十三日都省劄子有云其十一月一日已降自行開具指揮更不施行則是元旨在此日也以意度之當是都省不許報行故日歷所遂不見事祖耳席益奏狀亦云十一月五日已後指揮共八項並為出賣户帖事今掇取附見本日　已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錢應坊郭鄉村出等户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户

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則差減焉期一季足計綱赴行在十二月甲辰即旱傷及四分以上權住聽旨十二月甲辰此項日歷不載以四川制置司中明狀修入其錢令都督府樁管非被旨毋得擅用十二月癸丑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官徧詣諸邑當面給付民戶十二月壬戌其兩浙下戶展限一年十二月甲子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次送納價錢俟將來造簿畢日給帖焉十二月乙丑指揮餘見六年二月庚子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

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頃者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謂稱職在是無足深怪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史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也六部無得為人

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
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
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
學校之制大畧謂自軍興以来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
産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説劒上封事而覔官泯泯紛紛
儒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
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則凡鄉舉
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

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略謂宜籍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詔績不次陞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戸口賦所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立為定額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

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者亦刺舉二人之姦贓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皆舉其職矣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畧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初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

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作威勢黷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别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畧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絶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

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大畧謂周制興賢出長入治後漢熹平間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能對相監臨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

矣不擇人而繆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為後世笑也望明詔大臣觸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内寮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昨蒙降出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収河東之策太祖皇帝怒甚至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侍立之臣既退徐收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出兵運糧

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擢齊賢至宰相沈幾如此當為萬世法按李大有紹興四年九月為檢正官卒于位此又別是一人疑布衣上書當考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面對論今臺諫官闕而不除者過半乞命兩禁各舉一員籍其名於禁中參考行實有闕即除上曰已令學士舉堪充人矣日歷未見此指揮不知是何月日長源又請擇文臣剛方有守才堪御史者為軍正每軍置一員令專糾諸軍之不法者月申樞密院類聚一季進呈上因舉田穰苴斬莊賈等事長源又言劉豫之

害大於金人上曰却退金人則劉豫無援自不足慮矣

宗正司上僊源慶系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壬申右朝奉大夫新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弗提舉都督府糧料院（弗初見紹興二年二月）

癸酉川陜宣撫副使吳玠奏遣其子来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謂得事君之體玠握兵在

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嘉也　尚書省言歸朝官選人多注不釐務差遣監司守倅薦舉所不及欲令歷任無過負者三考循一資至承直郎歷五考改宣教郎著為令從之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銜改　詔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謚用中書請也　右廸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孚先臨晉人常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孚

先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為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是命　閤門宣賛舍人潘永思兼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故徽猷閣直學士郭思特賜四官為銀青光禄大夫思已見建炎四年十月以其家有請也此又與今年六月丙寅劉大中建請及勅榜朝堂指揮相妨大中此時為吏部侍郎乃無一言當考

甲戌知房州晉騰轉一官再任以中書言騰招軍治城招集餘民至四千餘户墾田及六分以上理宜褒賞故

也　左從事郎充西外敦宗院教授毛逢特改左承務郎與淮南沿邊近見闕通判逢初以薦者名赴都堂審察而大臣奏其言邊防利害可採遂以逢通判揚州此與今月庚午胡寅第四劄子陳請相妨寅為舍人不論列當考又

乙亥祕書少監潘良貴守起居郎　和靖處士尹焞為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

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闈勉從弓招副朕虛佇　進士顏郃特補右修職郎卓右廸功郎彦輝下州文學初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郃等三人而彦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矣况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為忠義之勸况仁祖時曽命顏似賢以官自有

故事既命以官遂命邵卓監潭州南嶽廟　罷吉州榷貨務都茶場會要　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監南劍酒務許約充淮西宣撫司將官用劉光世請也

僞齊遣諜者吴順至壽春為府司所獲械送闕丙子詔免罪於臆前大刺吴順發回四字而遣之後有犯者視此

丁丑池州州學教授葛騏罷初上召騏入對而殿中侍御史王縉言騏貪贓姦濫之迹不可汙赤墀之地乃并

罷之　詔興化軍守倅兵官並罷令提刑司治罪先是軍士七人作亂殺人縱火所禁六百餘家兵官懼遁去兩軍校闔營門諭士卒毋得從亂市人執而戮之右諫議大夫趙霈以為言故罷其軍校令憲臣覈實申省

戊寅降授右承奉郎劉黙通判揚州黙知天台縣坐發守臣晁公為受賕特旨編管至是言者論黙以一縣令為大臣所怒羅織鍛錬宜其無力而其坐止緣防秋犒設官吏土豪酒食之費以為入己倍贓紐計纔十五千

而已以公為之罪覿之黜之寃可知詔與改正故有是
命黜七月丙戌得旨改正今并附此
辛巳右朝散大夫新知袁州蔣璨提舉淮南鹽事璨創
置闕其常平茶事依舊隷茶鹽司以淮南鹽貨倍增故
也孫覿撰璨墓誌稱知通州就除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事蓋誤
壬午詔川陜宣撫副司邰溥遣參議官一員往諸寨傳
宣賜燕自統制官已下至將校並坐使臣軍校皆犒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

行之朕宫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檢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宫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翰林學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俣權戸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張宗元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起居郎潘良貴兼權中書舍人　自渡江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内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禄皆權減

六年四月復舊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試尚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權兵部侍郎呂祉試給事中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由科第者林攄顏岐及申先而已　祕閣修撰都大提舉成都府熙河蘭廓秦鳳等路茶事兼提舉陜西等路買馬監

牧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兼川陜宣撫使司參議開嘗論總領財賦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宜正其名使知有所統屬張浚是之故有是命

丙戌詔荆襄川陜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隷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詔諭諸路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

兩川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墾闢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宜以文臣為統帥分宣撫司兵駐馬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閬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詔書嘉奬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

日為耕則所得數什倍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已而玠復欲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户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驅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大中亦白玠曰利路辛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青兩路僦船之直以償玠從之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郎溥郭大中事皆不得其日因論者言梁洋事遂牽聯書之吳玠獎諭詔書在十二月丙午是歲也四

川收錢物總三千六十餘萬緡支四千六十餘萬緡以宣撫司趲剩錢補其闕而孙一軍所費為二千三百七十萬緡　權尚書戶部侍郎張致遠試給事中祕閣修撰劉寧止權戶部侍郎致遠在版曹嘗奏疏言比年士大夫專意營私不恤國事幾習為常殊不知國之安危乃一家之興替民之利病乃一家之休戚故寧負詔旨而不負權勢之請託寧緩貢賦而不緩親故之券給寧闕軍餉而不闕公使之饋遺冗員當省方且剏置窠闕

以私辟舉攝局當罷方且差出僚屬以徇干求賣官田則巨室租賃而謂不可行撲酒務則以官吏廢併而多為之説姦贓不按發以善應副為有才簿書不鈎考以便移兊為得計脱有急緩上不過告訴朝廷以求支降下不過厚歛百姓以紓已責或謂凋殘之餘未易料理顧在人何如耳夫人各有心陛下縱欲富國强兵大有為於天下臣固知其未可也此固士大夫之過其實亦循沿之失人才不甚相遠九官猶各終一職孔子亦三

年有成今既不因任又不持久信之不篤責之不專有功未必賞有罪未必罰或旬日或數月或期歲輙罷去章而亡他故僅書二考亦罷去其政事著於時惠實孚於衆者亦罷去若罪未至於害治而功或足以贖過者亦罷去居常岌岌然朝不謀夕則亦苟目前營私槖為去計而已矣伏願陛下亟命大臣採一時公議類前日薦章銓量去留凡有使任各當其才才得試以久待以信責之專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員

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毋顧小害毋徇人情毋溺浮議毋玩歲月爰詔卿士百辟各安職守各體國事各重民力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横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内外相視如一家上下相視如一人如此而後境土可復二聖可還中興之業可致也後七日乃命下詔戒諭監司守令餘令三省措置降旨在是月癸巳 左朝散郎樓炤守尚書右司員外郎炤坐秦檜累久斥至是始用之

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改祠部員外郎晨自川陜使還乃有是命　宗正少卿謝祖信罷為直祕閣知吉州

戊子中書舍人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准備差使范寧之與閤門安使何蘚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畧謂庚戌而後不遣使金

兵亦不来及癸丑而後日遣使則勾引金人入國曾不旋踵前所遣使皆侍從之臣聞其入金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尼瑪哈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況何蘚一使臣何能任覘國之事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其迫脅必不能唶舌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来犯何疑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豈肯容吾使人

之達於金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金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

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無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為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侍迎乞守湖南小郡故有是命　詔荆湖南路提點刑

獄公事馬居中衡陽縣令仇顏並勒停知衡州裴廩除名髙州編管初廩用顏策調夫築城凍死者二千餘人而城卒不成上聞之謂大臣曰虐用其民如此宜重寘典憲以為妄作之戒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所以示勸沮也趙鼎曰雖寘廩於極典何以酬此二千人無辜性命欲且除名勒停編置嶺外上曰可既而三省勘會諸司元奏乃顏建議而廩贊成其計詔廩免編管顏更降二官後旨在十二月甲寅右廸功郎吴敦禮賞詔賜髙麗還特遷

右從事郎　登仕郎柴安逸許理遐限安逸周世宗族孫用明堂赦而録之

辛卯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夀觀兼侍讀張守知平江府守引疾丐奉外祠故有是命　祕書省正字石公揆守監察御史

壬辰殿中侍御史王縉言竊見去年冬間總理財計之臣以贍養大兵急闕建議預借坊場一界淨利錢朝廷不得已而從之宣州諸邑又催當限錢類皆勾集禁繫

豈有旣已預借又催當限錢不惟重併苛擾實害坊場之法望令提舉司究實按治從之　詔私販川茶至偽界十里内提獲犯人並從軍法透漏州縣當職官吏以下減一等

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備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曰勝向在太上皇帝處今其遂歸具言二聖久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為人子弟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宫室及一飲一食

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上嘻噓泣下趙鼎等曰陛下
孝友之思如此臣等無以自效死有餘責然金人恃其
强悍不久當衰願少寬聖慮彊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
終有還期　中書舍人朱震言珍州在涪州之南山路
險絶舟車不通居民所輸不過斗粟地利物産悉歸敵
人而吏禄軍須州縣之費取足於夔路願詔有司廢罷
州額以蘇夔路之民詔川陝宣撫司一面措置後不果
罷　故右文殿修撰知汾州張克戩定謚忠確克戩者

孫靖康末以死事贈延康殿學士　沿海制置使仇悆奏應沿海州縣有舟之家五家為保遞相覺察隱寄盜贓如有違犯並依保伍法如能自陳或徒中反告及他人捕緝並優立告賞從之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畧加約束可也

乙未徽猷閣待制新知邵州胡寅改充集英殿修撰寅

上奏辭新命且言自来縣詞掖補外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盖所以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掌贊書才踰半年不能請止以追刑誅論臣庇賤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仇則刑誅不可免疏三上乃有是命　顯謨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李追言陛下深明治體加意所重既遴外臺之選復行銓量之令宜乎綱紀肅然也奈何諸路監司尚有不副委任之意者此無他銓量之令雖行而督責之方未至

也夫監司所以振舉綱紀者法令也近年以来循習積弊不守法令者久矣差權官有専法也或違法而徇情求補人吏有定額也或溢額而養浮冗破兵級有著令也或廢令而供私役以至公使錢踰歳賜之數頭子錢非合支窠名虚費妄用姦蠹百出有不可勝言人皆知法令所不當為也而監司公然為之其循習積弊不守法令如此豈能為陛下振舉綱紀乎昔者薛宣為御史中丞嘗論部刺史不循守條職盖漢御史府有大夫為

其長有中丞為其屬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臣愚欲望
陛下畧倣漢制委臺臣分察諸路監司差官補吏占破
兵級支用公使頭子錢等事今日以前先令改正今日
以後許令糾劾以聞其有違法被黜甚者仍令吏部籍
記姓名永不除授監司差遣庶執按察之權者皆務先
自治而後治人綱紀無不振舉矣其於治體非小補也
詔御史臺常切覺察追又言祖宗以来宅都大梁歲漕
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莫知運動之方且無飛

輓之擾蓋所運者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者駐蹕浙右大兵乘江諸路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蓋以所用舟船大半取辦於民間往往鑿船沈江以避其役至於抱認折欠監錮填納為患非一此衆所共知也伏見江浙路如溫明虔吉州等處凡祖宗以來所置造船場今官吏具在皆坐糜廩祿略不舉職蓋緣逐州近將合支錢物材料工匠等轉易他用欲乞特降處分委逐州守臣措置物料拘收兵匠隨宜打造仍官

自裝籠須管依年額數足如錢物闕少許取撥本處轉運司移用錢相兼支用逐旋團結募兵卒主挽使臣管押依自来押綱條例支破請給每綱以十分為率量留力勝二分裝載私物除不得運禁物榷貨外免收力勝所謂本綱官物不容少欠如違勘令備償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　詔賜故直祕閣楊邦乂家吉州田二頃以其妻曽氏言子孫幼少未有食禄之人乞賜優卹也　詔出内帑絹三千六百匹綿

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上諭大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内帑趲那給之

丙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言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周公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

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

明恭順之實詔如所請仍令疾速投進

丁酉詔預借民户和買紬絹二分止令輸見緡毋得抑

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縻費錢毋得過十文用殿

中侍御史王縉請也縉又言去冬已預借和買今聞復

有二分指揮向来收縻費錢每千有至百錢者今既納

見緡自無虧剥不合更收市利從之　詔江西帥憲司

覺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户苗米初朝

廷以江西旱傷最甚命四等以下户苗米聽輸其直而

戸部言下戸之内多有豪民隠寄詭漕司分析仍與逐州恊心體國拘催本色斛斗殿中侍御史周葵言恐漕司及州縣官規免罪戾一例將人戸委係旱傷而未納價錢者催理本色或雖有些小旱傷去處而已納價錢者重疊催理致陛下命令不信於民而百姓重有騷擾為害不細故有是旨 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彦言已標撥營田八百五十餘頃自蜀中市牛千七百以授官兵詔彦更切多方措置 右朝散大夫謝亮

知通州言者奏其罪命遂寢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疃三十戶為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言大保長於一保之内豈能家至戶到催促不前則監繫破産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司以為便遂推行之事祖見元年十月　江浙荊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渣淪浸入地漸生鑛末乃淘掘成銅品合鼓鑄焉

右通奉大夫秘閣修撰程唐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理

作自陳唐復職年

月未見

乾隆御覽之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